



我的第一個姪子

My first nephew

吳博貴 醫師

我的第一個姪子

My first nephew

吳博貴 醫師





吳博貴 醫師 / 醫學博士
PQ WU, MD, PHD

吳博貴醫師的臨床工作，著力於骨骼肌肉腫瘤的治療，與微創人工關節的置換。目前在臺北榮民總醫院，擔任骨骼肌肉腫瘤治療暨研究中心主任，同時為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助理教授與中華民國骨肉癌關懷協會理事長。

2003 年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畢業後，進入臺北榮民總醫院骨科；2009 年赴日本金澤大學短期進修，並轉入臺中榮民總醫院服務；2011 年轉回臺北榮民總醫院；2015 年赴美國梅約醫學中心（Mayo Clinic, Rochester）擔任一年期訪問學者；2017 年獲得國立陽明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學位。

除了繁重的臨床工作外，為了讓醫療持續進步，吳醫師亦相當重視骨腫瘤的基礎實驗研究，與骨腫瘤手術技術、醫材的研發。目前發表之 SCI 文章已超過40篇，並擁有五項專利，其中包括 FNEC 冷凍技術與 Freezing Tank 等。

同時，在擔任中華民國骨肉癌關懷協會理事與理事長期間，更多次於中小學進行骨肉瘤衛教宣導、建立骨骼肌肉腫瘤網路立即諮詢平台、架構雲端檢查預約系統、制定骨肉瘤治療衛教本、拍攝手術後病患復健影片，並於 2018年7月，設立中華民國骨肉癌關懷協會協會之家。



吳博貴醫師

網站：<http://www.pqwu.synology.me>

email: drwuvgh@gmail.com





1

醫生，我的孩子 一定要截肢嗎？

Doctor, my child must be amputated ?

2009年9月，一樣的酷暑，一樣刺眼的陽光，對我來說，卻是一種全新的生活。那時候，我剛剛離開熟悉的臺北榮總，到臺中榮總骨科部服務，一週內有超過一半的時間，我必須從台中搭著和欣客運到嘉義榮民醫院進行醫療支援，來回奔波的行程，讓我經常必須和時間賽跑，我的心因此也經常懸在空中。每天我遇到的病人大約有數十個，雖然在面對每個病人時，我都會用最熱忱的精神，給予專業的醫療診斷，但老實說，往往在門診結束後，大多數病人的樣貌也隨著我在高速公路上的奔馳，被拋在腦後，隨風而逝。



我的第一個娃子

但是育錡，卻讓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在台中的日子，因為他而有了許多停格的記憶點，也是從跟他之間的互動，我才體驗到，醫生和病人之間不只可以像朋友，更可以像師生，像家人一樣。

那一天，育錡的媽媽帶著他來到門診。媽媽的身材瘦瘦的，臉上寫著淡淡的擔憂，但是與一般我見到的孩子母親不同的，是她的臉上還多了一份沉著和堅強，好像是面對暴風雨來襲前，那種已經準備好要奮力一戰的感覺。

「吳醫師，我的孩子腳踝長了一顆腫瘤，別家醫院的醫師說要截肢，所以我來找您評估一下。」

原本我還心繫著早上的門診一結束，就要火速趕往嘉義為病患進行手術，聽到她的話，我懸在空中的心頓時靜止，緩緩的落了地。

這位媽媽說得淡定，可是我卻能感受到她心中複雜的情緒。「截肢」兩個字，連一般人都不太敢想像，更何況要從一位母親的嘴裡說出，那該有多麼不容易！可以想見這位母親的堅強，是經過晴天霹靂的打擊、心如刀割的煎熬後，為了孩子，不得不挺身而出的勇敢。

她請我「評估一下」，無非是想從我口中得到不同的答案。我看了一下育錡的病歷紀錄，是當時臺中榮總骨科部主任黃揆洲醫師轉介的，育錡的母親向我轉述黃主任的話，他說，「或許這位台北來的醫師，會有新的處置方法，或許可以不需要截肢。」說這話時，媽媽以充滿期待的眼神看著我，我不自覺得閃避她的眼光，深怕自己讓她眼中的些微光芒幻滅。

看樣子，他們之前應該已經尋求過不少醫生，別的醫生評估說要截肢，而我又如何能有不同的處置方式呢？

我看了看病人，育錡，15歲的大男孩，長得帥帥的，眼神十分靈光。15歲正值青春期的孩子，還讓媽媽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可見他們母子倆的感情非常好。育錡用滿懷希望的眼神看著我，倘若萬一，我讓他失望了呢？

我拒絕這樣的負面念頭，從我行醫的第一天開始，我就告訴自己，我要比病人更樂觀、更積極，無論病人的狀況如何，就算病人已經放棄了自己，我也要是最後一個放棄的人。

從育錡的X光片看來，在腳踝處有一顆七公分的腫瘤，雖然這個腫瘤不大，但是因為生長的位置在腳踝處，軟組織較少，手術後併發症高，所以確實在許多教科書中，會建議直接進行截肢的手術。然而，當時的我，已在臺北榮總陳威明教授身邊接受過多年的腫瘤專科訓練，我知道，這個腫瘤雖然不容易處理，但是只要有詳盡的手術對策與有效的化療，這隻腳，是可以留得下來的。







2

全然託付的信任

Entrusted completely

我立刻幫育錡安排了其他的檢查，包括核磁共振、切片、肺部的檢查，全身的骨骼檢查後，確定育錡的疾病是一種少見小圓細胞型惡性骨肉瘤，幸好媽媽即時帶他就醫，癌細胞尚未擴散。

惡性骨肉瘤的治療，並非直接開刀，而是需要先進行2-3個月的化療，再動手術切除，手術後還要再繼續8到10個月的化療。我和育錡與媽媽溝通後續治療的流程，他們表示會全力配合。

在育錡住院切片當時，我在臺中榮總還算是個「新鮮人」，每週又有大半的時間必須前往嘉義支援，因此許多護理人員還不太認識我，所以發生一件令人莞爾的事。



我的第一個娃子

育錡住院時，因為電腦設定的問題，護理師以為育錡的主治醫師是黃醫師，再與媽媽確認時，育錡媽媽卻回答：「我們的主治醫師是吳博貴醫師。」護理師有點疑惑，因為她不知道有我這位新來的醫師，反問家屬：「我們醫院有這位醫師嗎？」

這件莞爾之事，我現在回想起來，育錡與媽媽就在還不確定這位醫師是不是「新手」時，把他的腳交到我手上，也把他未來的生命全然託付給我……，這無非是一種絕對的信任。

手術前的化療過程，需要常常往返家中與醫院。每次住院，可能要五至七天左右。出院後也不是沒事，有時血球低、抵抗力下降，就會需要緊急回醫院，過程真是非常辛苦。

我把育錡安排在血液腫瘤科滕傑林醫師那裡進行手術前的化療。滕傑林醫師是一位讓病患有信心的好醫師，我後來在中榮的骨腫瘤病患，也大多與他進行合作，一同治療。

雖然化療期間不是住在骨科病房，但是我還是常常過去探望育錡。在這兩個多月的時間中，我和他們母子有更多機會聊天，才知道原來他們並非住在台灣，早在多年前就因為工作的因素，全家旅居在菲律賓。因為比較信任台灣的醫療，所以決定由父親留在菲律賓，照顧哥哥、姊姊，媽媽則帶著育錡與一只皮箱，前來台灣接受治療。

當我知道他們是從菲律賓來時，我心中第一個問題便是，「那你們在台灣要住哪裡？」媽媽告訴我，她知道孩子的治療需要一段時間，所以已經在醫院附近租了房子，做好了長期抗戰的準備。

整個化療過程育錡偶爾有噁心嘔吐等反應，但在媽媽的照顧之下，育錡還是白白胖胖，每天都充滿著能量。

隨著我和他們母子日漸熟稔，我們談的話題也越來越多。有一天，育錡的媽媽跟我說：「育錡一直想成為一名外科醫生，可以幫病人動手術，但我覺得外科醫生需要很好的體力，才能應付長時間的工作，我覺得育錡現在的身體狀況恐怕承受不了，你覺得呢？」

媽媽和我討論育錡未來的職涯，她比較希望育錡能像他的姊姊一樣，成為一名牙醫。媽媽的苦心，育錡是知道的。只是，他對外科醫生仍懷有憧憬，經常找我聊一些有關手術的專業知識，但是他也很清楚，當牙醫對生過一場大病的他來說，似乎是比較適合的選擇。

我鼓勵他，「其實當哪一科的醫生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要成為一位良醫，真心為病人著想。」他點點頭，烏溜溜的眼睛裡，閃爍著一股不屬於他年紀的智慧和成熟。







3

臺中榮總的第一個 自體骨移植手術

The first recycle autograft in Taichung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捱過了手術前漫長痛苦的化療，接下來才是重頭戲。

育錡的惡性腫瘤，是生長在腳踝處（遠端脛骨）。手術的方式不外乎是將骨腫瘤切除、接著將這段骨缺損重建起來，才能恢復育錡的正常功能。重建的方式有多種，包括使用腫瘤人工關節、異體骨移植等。但目前因為台灣並沒有腳踝使用的腫瘤人工關節，加上腳踝腫瘤人工關節通常相當容易鬆脫，因此也不適合。臺中榮總當時有異體骨的骨庫，但是缺乏適合大小、位置的異體骨，因此異體骨移植也不適合。



我的第一個娃子

對於育錡的手術，我計畫採用冷凍自體骨移植的方式，來進行育錡的骨骼重建。簡單的說，我們將帶著腫瘤的骨骼切下來後，置入攝氏零下負196度的液態氮進行冷凍，將腫瘤細胞滅除後，再重新將育錡自己的骨骼移植回體內。

這樣的手術，在當時的北榮已有數十例成功的案例，但這一次，是台灣第一個「不是」在臺北榮總完成的冷凍自體骨移植手術，因此手術前的準備相當繁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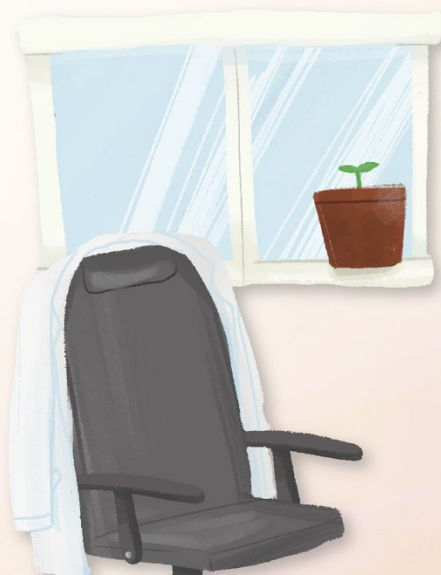
第一，我必須要尋找中部地區液態氮的供應廠商，且願意出借價值好幾萬的液態氮保存容器。在多次的溝通協調後，感謝三福氣體公司的全力幫助，不僅支持我們進行這次手術，也讓臺中榮總後續可以幫助許多病友。

第二個要突破的關卡，就是需要購置液態氮冷凍治療的手術器械，由於公家機關的購買流程較為嚴謹，耗時日久，對癌症病患來說，多爭取一天時間就多一分勝算，因此我決定自行添購這些設備。這一筆小費用，也感謝家中的財政首長迅速的撥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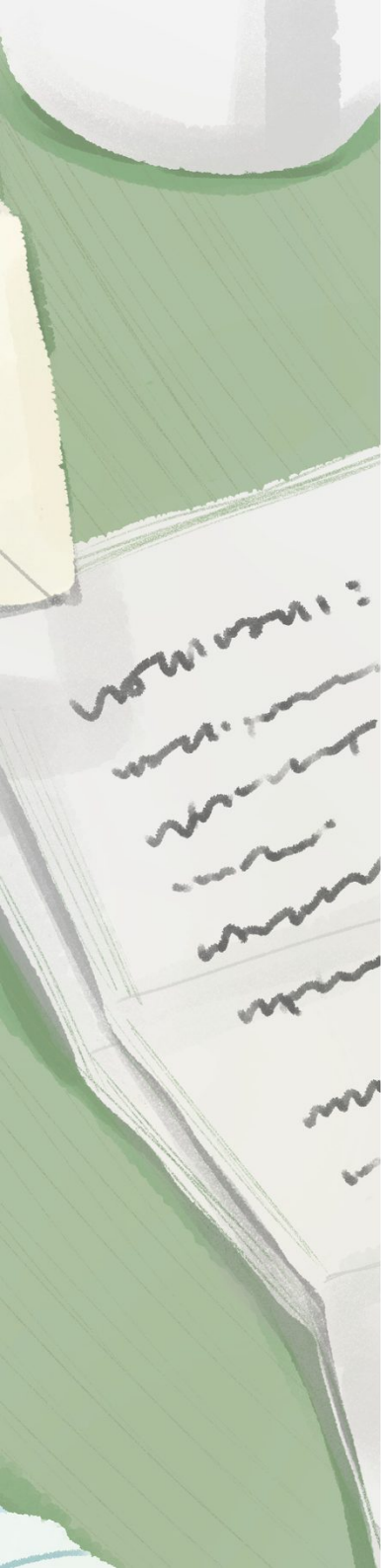
經過了三個多月的手術前化療，和一個多月籌措設備的過程，終於在2010年1月4日星期一，連續假期後的第一個工作日，育錡上了手術台。

手術從早上9點開始，我大約花了一個小時，切下育錡腳踝上的腫瘤，開始進行冷凍治療。當腫瘤置入冷凍時，我的心中放下一顆大石頭，也充滿了無法言喻的感謝。

手術在中午時結束，看著育錡手術成功，我深深感到身為一個骨腫瘤的醫師，雖然冷門、病人數不多，但是確實十分驕傲與踏實。那天開刀房的排骨便當，是我在台中吃過最好吃的便當，豐富菜色配上好心情，真是人間無與倫比的美味啊！







4

飄洋過海的關心

The greeting across the ocean

手術後的化療，需要花費8-10個月，雖然比手術前更久，不舒服感也相同，但是就病人的心態而言，這反而比較輕鬆，因為他知道，這是最後一里路，再忍一下，再堅持下去，就可以畢業了。

在這段期間，我收到育錡寫給我的信，這是他第一次寫信給我，內容寫著：「親愛的吳醫師：當我和我母親一起走路的時候，我看到一個行動不便的殘障人士，頓時我心裡充滿感激，我遇到你，謝謝幫我留住了我的腿。我覺得我很幸運，我遇到了你，謝謝你教我在未來學習如何成為一名好醫生，還有很多事情我想要感謝你，但我不記得了。你不只是我眼中的醫生，也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老師。我只想說，在我生命中遇到你，我有多麼的感激，希望你和你的家人能過著健康幸福的生活。」



我的第一個姪子

經歷了一年多的治療，2010年11月4日，育錡終於完成了全部的化療，畢業了！媽媽帶著育錡來到門診，向我再見，說他們要回菲律賓了。

在媽媽的照顧之下，我看到育錡變胖、變白了！雖然與育錡母子僅僅認識一年，但是對於這個「再見」，我感到相當不捨。理性上，我為育錡擁有嶄新的生活開心，但在感性上，我像送別好友般，有種不知何年才能再相見的離愁，這時我才發現，其實我早已把育錡母子視為家人。

既然是家人，就算分隔兩地，關心也不會中斷。育錡回去菲律賓後，我不時會收到他們母子的來信。媽媽很開心的告訴我，育錡開始學開車，腳的靈活程度和角度都沒有問題，也瞞著育錡偷偷問我，若是育錡選擇就讀牙醫系，往後他的右腳要使用牙科器材踏板的靈活度夠嗎？我回覆他，以育錡勇敢堅忍的性格，他的右腳連跳踢踏舞都沒問題！

而育錡也瞞著媽媽偷偷問我，他即將高中畢業了，他的腳，適合參加畢業舞會嗎？他很想畢業舞會上，邀請一位「女性」朋友共舞。這小子，長大了！想要談戀愛了！果真，這位「女性」朋友後來就成為他的女朋友。

2012年過年，育錡回台灣做檢查，他剛完成了大學牙醫系的面試。媽媽告訴我，「育錡面試的表現讓老師們很訝異，老師事後問我：『台灣的醫師都這麼棒嗎？讓育錡成長好多，懂得如何面對問題，也懂得多一點照顧人的感受。』你對病人說的話，都深根在育錡心中，吳醫師，謝謝你。」

那時，媽媽旁邊的育錡突然靦腆的問我，「阿貴醫師，以後我可以稱您uncle嗎？」

「當然可以！」

從那天起，我多了一個姪子！我的心裡洋溢著滿滿的感動，原來當醫師最大的收穫，不只是手術成功、看見病人「畢業」的快樂，能夠陪伴病人成長，扮演他人生中很重要的一個角色，更是我莫大的榮幸和喜悅。

那天夏天，我的姪子高中畢業，寄給我好幾張我和他的合照，還有他畢業典禮的照片，他在信中告訴我，他變得更帥了！

我也陸續接到幾封育錡媽媽的來信，在颱風天時提醒我要留意行車平安，在寒流來襲時提醒我要注重保暖，育錡媽媽的慰問總帶給我一整天的好心情。畢竟做醫生這一行，我們經常對病人噓寒問暖，能夠被人問候的機會實在不多。育錡媽媽不間斷的關心，讓我更珍惜和這對母子之間的緣份。







5

令人擔心的亮點

Unexpected findings

育錡是我認的第一個姪子，他喜歡西洋棋，也喜歡西洋老歌，他媽媽說他「像個老人一樣！」我在心裡偷笑，「難怪他跟我特別投緣！」

育錡回菲律賓後，仍每年兩次定期回台追蹤檢查，我們都很珍惜一年兩度短暫見面的時光。

育錡畢業的三年後，2015年，是「超強聖嬰年」，冬天氣候變化極端，偶有超過20度的高溫，又突然降到10度以下，台北甚至出現了平地下雪的現象。育錡回台定期檢查，非常不適應台北冷颼颼的天氣，很想趕快做完檢查，就回去菲律賓享受溫暖的陽光。



我的第一個娃子

然而，我們竟然在核磁共振中，看到了令人擔心的亮點！我立刻撥電話給育錡媽媽。電話中我說得婉轉，但是媽媽當然了解我暗藏的意思。

「博貴，那您怎麼建議？」媽媽身經百戰，很冷靜的回應。

「做個切片吧！」我故意說得輕鬆。

有了共識之後，媽媽馬上取消了回菲律賓的機票，我則去拜託放射線部的邱主任，迅速進行切片檢查。

為什麼要做切片？而且還要特地延後回菲律賓的時間？這問題背後的答案，我想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只是那時候，沒有人將它說破。育錡媽媽壓抑住心裡的緊張，堅強的陪在育錡身邊，但或許育錡、育錡媽媽、還有在菲律賓的爸爸、哥哥、姊姊，腦海中都不由自主的浮現同一個場景，是不是一切又要重新來過？再次手術？再次化療？是否過去所受的苦、所付出的努力，全都白費了？

連我都不太敢面對那最壞的可能！好幾個晚上，我擔心到睡不著覺，但是在育錡面前，我不想表現出任何一絲不安的情緒，所以，我只是笑笑的安慰育錡說，「切片不會痛啦，沒事的！」

兩天後，正值「霸王級寒流」來訪，病理部陳醫師告訴我，那個我們擔心的亮點，是慢性的發炎組織，不是腫瘤。

雖然外面的天氣不到10度，我心裡卻感受到一股暖流，我立刻把這好消息告訴育錡媽媽，大家都開心地哭了！

後來，育錡的媽媽告訴我，其實育錡什麼都知道，他心裡比任何人都還要焦急害怕，只是他怕我們擔心，所以一直自己默默的忍著，當他在做切片時，我去看他，他就放心了。

有時候，病人需要的不是醫師專業的建議；陪伴，才是最重要的過程。醫師真心的關懷，病患和家屬一定能感受得到，如同育錡媽媽在信中回應我：「好朋友不用說太多，心靈能相通的。」

在寫這篇文章時，已經是育錡治療後滿八年。看著一位15歲乖巧的年輕男孩，轉眼間即將大學畢業，成為一位牙科醫師，心中著實開心。儘管育錡已經從病房畢業多年，身為他的uncle，我想我們之間的感情永遠都還可以再繼續深造。

對於育錡，其實我也有一些心願，期待他能為我完成：

第一，我期待育錡結婚的那天，到菲律賓參加他的婚禮。

第二，我的智齒拔了三顆，剩下一顆，是要留給他拔的！





我的第一個姪子

My first nephew

吳博貴 醫師

我的第一個姪子

「吳醫師，我的孩子腳踝長了一顆腫瘤，別家醫院的醫師說要截肢，所以我來找您評估一下。」

原本我還心繫著早上的門診一結束，就要火速趕往嘉義為病患進行手術，聽到她的話，我懸在空中的心頓時靜止，緩緩的落了地。

這位媽媽說得淡定，可是我卻能感受到她心中複雜的情緒。「截肢」兩個字，連一般人都不太敢想像，更何況要從一位母親的嘴裡說出，那該有多麼不容易！可以想見這位母親的堅強，是經過晴天霹靂的打擊、心如刀割的煎熬後，為了孩子，不得不挺身而出的勇敢。

吳博貴 醫師

